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四 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後漢紀卷二十四

晉 袁宏 撰

孝靈皇帝紀上

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之前夏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陵園災冬十月改平準為中準使中官為之令列為內署令丞悉用中官初虞大家以選入掖庭生沖帝陳夫人生質帝沖帝早崩政在梁氏故未有謚號議郎畢整上䟽曰孝沖皇帝母虞大家質帝

母陳夫人皆誕育聖明而未有謚號今當以母氏序列于外戚雖在薨歿猶宜爵贈況二母見存而無寵榮者乎即違母以子貴之義又不可以示後世上感其言以虞大家為貴人陳夫人為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告憲懷二陵大鴻臚袁隗為司徒

五年夏四月癸丑大赦天下五月太尉李咸久病罷光祿劉寬為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下獄誅初鸞上書訟黨人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

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薦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有司奏檻車徵鸞棄市鸞年九十本郡閔其無辜於是申黨人之例父兄子弟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冬十月司徒袁隗久病策罷隗字次陽累世三公貴傾當時兄弟逢及隗並喜人事外結英俊內附宦官中常侍袁朗隗之宗人用事於中以逢隗家世宰相推而崇之以為援故袁氏寵貴當世富侈過度自漢公族未

之有也逄兄子紹好士著名賓客輻輳紹折節下之不擇賢愚逄子術亦任俠好士故天下好事之人爭赴其門輜軿柴車常有千兩寵臣中官皆患之十二月丙戌光祿大夫楊賜為司徒是時拜爵過差游觀無度賜歎曰吾世受國恩又備宰相安得拱默哉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牧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文王日夜不食以立雍熙之化頃聞拜爵過多每被尚書劾非衆所歸或不知何人昔堯用舜猶尚先試考績以成厥

功今之所用無他名德旬月之間累遷高位守道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又聞徼行數出諸苑囿觀鷹犬之勞極般游之樂政事日墮大化陵遲忘乾乾不息忽屢省之欽哉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高蹤殆非所謂光昭之美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求直影却行而求及前人惟陛下絶慢游之戲念官人之重割超越之恩慎貫魚之次以慰遐邇憤怨之望臣受恩偏厚特忝師傅之任不敢自同凡臣括囊解咎

謹自手書皂囊密上

六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武庫東垣自壞夏鮮卑寇邊烏丸校尉夏育上言鮮卑仍犯塞百姓怨苦自春以來三十餘人發請幽州諸郡兵出塞討之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事論刑因中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建議當出軍與育併力詔書遂用晏為鮮卑中郎將與匈奴中郎將臧旻南單于三道並出時大臣多以為不便議郎蔡邕議曰周有玁狁之役漢有瀚海之事征罰四

夷所由來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不可一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分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分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順奉所守苟無蔵國之譏豈與蟲螳之虜校往來之所傷哉乃欲度塞出攻雖破之不可殫盡而本朝必為之旰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蒙死徼倖以逆執事廝養之卒有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育欲以齊民易醜虜

射乾沒以要功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其得失不可知也昔朱提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割而棄之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猶尚棄之况鄣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臣愚以爲宜止出攻之計令諸郡修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發其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育下邳淮浦人以忠直稱所歷皆有名迹八月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護烏丸校尉夏

育各將步卒萬餘人擊鮮卑三軍敗績士馬死者萬數冬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京師地震十一月太尉劉寛司空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太常孟郁為太尉太僕陳耽為司空司徒楊賜以辟黨人免

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己未京師地震初置鴻都門生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能為尺牘詞賦及工書鳥篆者至數千人或出典州郡入為尚書侍中封賜侯爵三月癸丑光禄勲袁滂為司徒辛未大赦夏四

月丙辰京師地震侍中寺雌鷄一身皆成雄惟頭冠未變五月壬午無何白衣人入德陽門内自稱梁伯夏又復曰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黄門桓覽收之遂亡失不見蔡邕以為貌之不恭則有鷄禍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事而不遂之象又云成帝時男子王褒衣絳衣入宫上殿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簒位今此與成帝相似而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以往方今将有王氏之謀其事不成

其後張角作亂尋被誅滅是月太尉孟郁司空陳耽以災異罷太常來豔為司空六月丁丑溫明殿庭中有黑氣長十餘丈形貌似龍詔問光禄楊賜議郎蔡邕曰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詔問宜極其意靡有所隱賜仰歎曰臣每讀張禹傳何嘗不憤恚乎吾以徵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尚當上疏陳情況今猥見訪問乎乃手書對曰臣聞經傳所載或得神以興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降鑒其德邪辟昏亂則示其禍

今嘉德殿所見黑氣考之經傳應虹蜺妖邪之氣不正之象也春秋讖曰天投虹蜺天下怨海内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至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疑妾媵之中有因愛放縱左右嬖人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旬月之間並各拔擢縉紳之徒委伏畎畝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殆哉之危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

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抑止槃游
留思庶政冀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受師傅之任數蒙
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邕對曰天于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譴責欲令人
君感悟災眚之發不于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
監戒可謂切至虹蜺墮雌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
自踐祚已來中宮無他逸寵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
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邱墓逾於園陵續為永樂門史

霍王依阻城社大為姦猾侮惑之罪晚乃發露虹蜺集庭雌鷄變化豈不為此今者道路所言復云有程夫人者宜深以趙霍為戒近者不治無以正遠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延其貴已足其富已甚當以見私之故早自引身以解易傳小人在位之咎廷尉郭僖敦厖純厚國之老成光禄大夫喬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剛直不曲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宰臣大臣君之四體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臣願陛下

忍而絶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朝廷既自約厲左右亦
宜從化天道惡滿鬼神好謙但臣愚戇感激忘身觸冐
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禍願寢臣表
庶使臣筆所及者得佐陛下盡忠書奏趙玹程黄閒之
共譖邕下獄當棄市中常侍吕强愍邕無罪從上請邕
減死罪一等徙朔方遇赦還本郡秋八月有星孛于天
市冬十月太尉張顥司空來豔久病罷太常陳球為太
尉射聲校尉袁逢為司空十一月皇后宋氏廢后無寵

宮人幸姬衆共譖愬誣后以呪咀上遂收后璽綬后以憂死父母兄弟皆被誅諸常侍小黄門憐宋氏無辜乃共葬后及父母兄弟於皐門亭宋氏舊塋也丙子晦日有蝕之太尉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丁巳光禄勲喬玄為太尉是歲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太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二年春二月丁巳司徒袁滂以災異罷大鴻臚劉郃為司徒滂字公熙閎之孫也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

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乙丑太尉喬玄司空袁逢久病罷太中大夫段熲爲太尉太常張濟爲司空喬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初爲梁州刺史值梁州大饑玄開倉以廩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表聞玄曰民以死矣廩訖乃上奏詔書以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復不得以爲常玄有才名長於知人初見魏武帝於凡庸之中玄甚異之謂曰今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定也定天下者其在君乎夏四月丙戌日有

餧之辛巳太尉段熲有罪下獄誅初黃門令王甫大長秋曹節專權任勢熲阿附甫等尚書令陽球撫髀歎曰使球為司隸此等何得爾俄而球為司隸既拜明日詣闕謝恩會甫沐下舍球因奏曰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奉職多邪姦以事上其所彈糾皆由睚眦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太尉段熲以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國而諂佞幸宜並誅戮以示海內於是收熲甫下獄球親考之甫子萌先為司隸遷永樂少府亦併

見收萌謂球曰父子今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假借
老父球罵萌曰若以權勢為官無忠等者司隷云以先
後之義乎萌曰若臨於坑相濟憂汝獨不見隨吾後死
邪於是球操捶杖之甫萌皆前死杖下球勑都官從事
曰先舉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
從事自辯之何須校尉邪於是權門股慄京師肅然球
既誅甫後欲收曹節節等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
百寮會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

臣曹節節收淚於車中曰我自相食肉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且便入省勿過里舍也節入譖球酷暴益甚不為百姓所安上乃徙球為衛尉球叩頭自陳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犬鷹之任前誅常侍王甫太尉段熲皆狐狸小醜未足以宣示天下令鴟梟翔於園林豺狼嗥於囿藪臣誠恥之願追詔書叩頭殿下上呵曰衛尉拒詔邪至于再三乃受丁酉大赦天下秋七月匈奴中郎將純修擅收斬單于呼演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

于修抵罪冬十月永樂少府陳球下獄死初球與司徒劉郃書曰公出自宗室據台鼎之位天下所望今曹節等放縱為天下害而久令在左右賢兄侍中常為節所害可表徙尚書令陽球為司隷以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陽球小妻程璜女璜宮中用事所謂程夫人也節等頗聞知乃重賂璜且廹脅之惶怖告節等以球謀因與節譖郃於上曰郃等常與陳蕃交通又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永樂少府陳球交通

並通謀議上大怒策免司徒陳球陽球劉郃皆下獄死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有勇氣郡吏嘗辱球母球合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九江山賊起刼刺史球以太尉掾為九江太守設方畧即時摧破誅鉏豪强郡中畏足遷甘陵相時天下旱司空張顥奏郡守長吏嚴酷貪汙者皆罷免之球以嚴酷徵詣書以九江時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尚書令十一月太常楊賜為司徒

三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夏虎見平樂觀下又見憲

陵上詔問司徒楊賜賜對曰虎者金行𤇆伐之精狼戾
之獸也今在位㚔多奢暴貪殘酷虐乎中郎將張均上
言曰虎見憲陵又見平樂觀下隸皆訛言也洪範之論
言之不從則毛蟲之孽虎者西方之獸為禽剛猛強梁
之物也居而穴處不可覩見今於先帝園陵為害又言
見於城下皆在位者仁恩不著有苛尅殺戮之意乎此
乃大兵劇賊之徵不可不防也秋七月大長秋曹節為
車騎將軍九月辛酉日有蝕之詔羣臣上封事靡有所

諱郎中審忠上書曰臣聞治國之要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五臣天下治湯舉伊尹不仁者遠故太傅蕃尚書令尹勲知中官姦亂考其黨與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乃與造逆謀迫脅陛下聚會羣臣因共割裂城社以相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皮剥小民甚於狼虎多畜財貨繕治殿舍車馬服飾擬於大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州郡承風順指故蟲蝗為之生夷狄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矣故頻年

日有蝕之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令
瑀等並在左右陛下春秋富盛懼惑佞諂以作不軌願
陛下留漏刻之聽以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章寢
有星孛于狼狐初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上書曰臣
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為苑者昔先王制囿
裁足取牲以備三驅薪採芻牧者往焉故詩曰王在靈
囿麀鹿攸伏傳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皆被其德政而
樂何為如此至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

輌謂梁惠王極陳其事先帝之制左開洪池右作上林不儉不泰禮以合中今猥規都城之側以畜禽獸之物非所保養民庶赤子之義築郎不時春秋有譏盤于游田周公作戒其城外之苑以有五六足用逞情意順四節何必變革舊制以罷民力楚興章華郢人乖叛秦作阿房黎甿憤怨宜思夏后卑室之意太宗露臺之費慰此下民勞止之歌上欲止侍中任芝樂松等曰昔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以為小今造二苑與

百姓共之不妨於政民蒙其澤上遂從之閏月司徒楊賜久病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十一月立皇后何氏南陽宛人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有寵自貴人為皇后父真早卒異母兄進為河南尹進弟苗越騎校尉十二月車騎將軍曹節罷

四年春初置騄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而豪右辜搉馬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司徒陳耽不堪其任罷太常袁隗為司徒六月追爵謚皇后父何真為

車騎將軍舞陽宣懐侯秋七月五色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民謂之鳳皇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冬十月太尉許郁辟名錯謬罷太常楊賜為太尉車駕幸廣城是歲於後宫與人為列肆販賣使相偷盜爭著進賢冠又於西園駕四驢上躬自操轡馳驅周旋以為歡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為騎從互相請奪驢價與馬齊本志曰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驢乃服重致遠野人之所用非帝王

君子之所宜驂服遅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執政者皆如驢也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詔三公以謡言舉刺史二千石貪汙濁穢為蠹害者夏旱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秋七月星孛于太微

六年春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爵號皇后母為舞陽君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中平元年春正月鉅鹿人張角謀反初角弟梁弟寶自

稱大醫事善道疾病者輒跪拜首過病者頗愈轉相誑耀十餘年間弟子數十萬人周徧天下置三十六坊各有所主期三月五日起兵同時俱發角弟子濟隂人唐客上書告角天子遣使者捕角角等知事已露因晨夜勑諸坊促令起兵二月角等皆舉兵往往屯聚數十百輩大者萬餘人小者六七千人州郡倉卒失據二千石長吏皆棄城遁走京師振動角黨皆著黄巾故天下號曰黄巾賊初司徒楊賜衛尉劉寛司空張濟御史劉陶

並陳角反謀宜時捕討以絕亂原上不從及角作亂天子思陶言封為中陵侯陶字子奇頴川頴陰人沈勇有大謀不修威儀不拘小節與人交志好不同雖富貴不顧也所行齊趣雖貧賤必尊貴之疾惡太甚以此見憎辟司徒府遷尚書侍中以數直諫為權臣所惡徙為京兆尹上素重陶才徵為諫議大夫諸中官讒陶與張角通情上遂疑之收陶考黃門北寺中官諷考楚毒極至陶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不恒其德反用佞邪之

譖臣恨不與伊吕同儔而與三人同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然後悔於寃臣將復何逮不食而死三月戊申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帥師次于都亭自函谷伊闕大谷轘轅盟津皆置都尉備張角也於是考諸與角連及宫省左右死者數千人上内憂黄巾問掖庭令吕强何以静寇對曰誅左右姦猾者中常侍丁肅徐演李延趙裕郭耽朝廷五人號為忠清誠可任用赦黨人簡選舉何憂於賊上納其言壬子大赦黨

人皆除之強字漢盛河南成皐人忠貞奉公不與佞倖
同是時權邪怙寵政以賄成郡國貢獻皆先饋賂然後
得行左右羣臣好上私禮強諫曰陛下物出天下然而
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皆出於民令發十而貢一費
多而獻少無為使姦吏用巧私門致富也又阿媚之臣
好獻其私容謟姑息進入其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為
使從諫之臣得自竦黷也舊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
御而已各受試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以事付尚書尚

書乃覆案虛實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叅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猶有溺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又無考課之勤陛下虛自勞苦有廢亂之負無所責也書奏上以示中常侍夏惲趙忠忠惲曰此言是也然強自負清潔常怏怏有外心及赦黨人中官疾之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忠惲共構會强云與黨人謀數讀霍光傳强凡弟所在亦皆貪穢上聞强讀霍光傳意不悅使中黄門持

兵名强强聞上召怒曰吾死亂兵起矣大丈夫欲書忠
國史無為復對獄吏也遂自殺詔公卿百官出馬弩各
有差中郎将盧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各
持節征黄巾護軍司馬傅燮討賊形勢燮上書諫曰臣
聞天下之禍所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昇朝先除
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張角
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
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頴川戰無不尅黄巾雖遏其

釁由内作耳陛下仁德寛容多所不忍中官弄權忠臣之憂愈深耳何者夫邪正之在國猶氷炭不可同器而並存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詞飾說共長虛偽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惑於三人陛下不詳察之臣恐白起復賜死於杜郵而盡節效命之臣無所陳其忠矣惟陛下察虞舜四罪之舉使讒佞受放殛之罰萬國知邪臣之爲誅首忠正時得竭其誠則善人思進姦凶不討而自滅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

父子之事父焉得不盡情以言使臣伏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中常侍趙忠見而怨焉夏四月太尉楊賜以寇賊罷太僕鄧盛為太尉司空張濟久病免大司農張温為司空初賣官自關内侯以下至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皇甫嵩朱儁連戰失利遣騎都尉曹操将兵助嵩等五月乙卯黄巾馬元義等於京都謀反皆伏誅皇甫嵩朱儁擊黄巾波才於潁川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詔行車騎将軍封都鄉侯儁西鄉侯於是傳

燮功多應封為趙忠所譖上識燮不罪之然不得封左中郎將盧植征張角不尅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中郎將董卓代植既受命累破黄巾角等保廣宗植圍壍修梯垂當拔之上遣小黄門左豐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從豐言於上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上怒植遂抵罪六月中郎將張均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樂附之者原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子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寃

百姓百姓之寃無告訴因起從角學道謀議不軌相聚為賊今悉斬十常侍懸其頭於南郊以謝天下即兵自消可一戰而克也上以章示十常侍皆免冠頓首乞自致雒陽獄家財助軍糧子弟為前鋒上曰此則直狂子也十常侍內有一人不善者耳天子使御史考諸為角道者御史奏均學黃巾道收均死獄中秋八月皇甫嵩擊黃巾卜已於東郡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中郎將董卓征張角不克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以皇甫嵩代之朱

儁攻黃巾趙弘於南陽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議曰昔秦用白起燕信樂毅亦曠歷年載乃能剋敵儁討潁川有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可以少假日月責其功效上從之詔切責儁儁懼誅乃急擊弘大破斬之封儁上虞侯賊復以韓忠為帥衆號十萬據宛拒儁儁兵力不敵然欲急攻乃先結壘起土山以臨之因偽修攻具耀兵於西南儁身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入城忠乞降議郎蔡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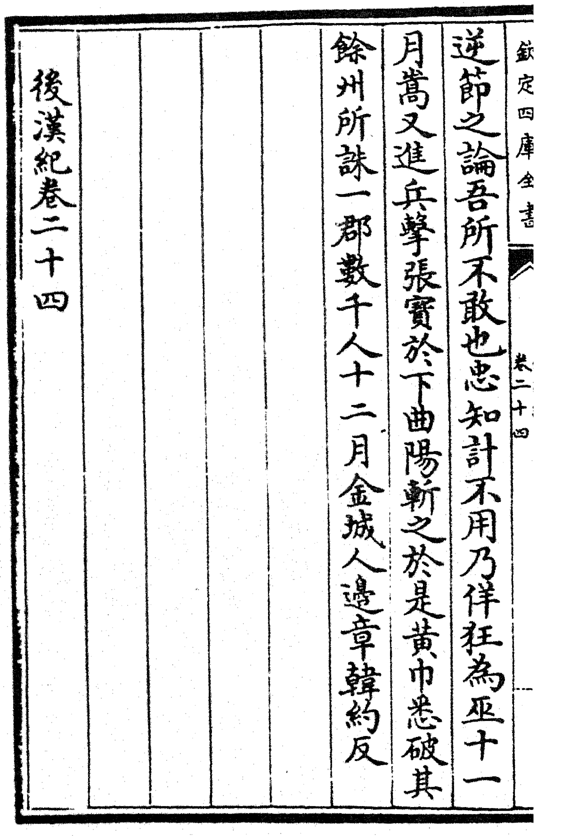
司馬張超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有賞以勸來者今海内一統惟黄巾造寇降之無可勸罰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降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勒兵攻之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邕曰吾知之矣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忠故乞降降又不受所以死戰也萬人同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人乎其害多矣不如徹圍解弛勢當自出出則意散必易破之即解圍入城忠果自出

雋因自擊之大破斬忠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即拜雋為車騎將軍封錢唐侯徵入為光禄大夫冬十月皇甫嵩攻張角弟良於廣宗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角先病死破棺戮尸拜嵩為車騎將軍封槐里侯嵩既破黄巾威振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説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見機而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之而不發將何以權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

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受鈇鉞於暮春收成功於末秋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户刻石南面以報威振本朝聲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身立高人之功乃北面以事庸主何以圖安也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飡之遇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說忽鼎峙之勢利劒揣其喉乃嘆息而悔何以見烹於女

子也今王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足以震風雨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伏徼冀方之士勒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嚮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盟津誅中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如此攻無交兵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童兒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請呼上帝喻以大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神器於將興

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將軍雖欲委忠於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猶逆坂走丸必不可得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上不自由政出左右庸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黃巾小孽非秦項之敵也新結易散非我功策之能民未忘主而子欲逆求之是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非移祚之時也孰與委忠本朝雖有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



逆節之論吾所不敢也忠知計不用乃佯狂為巫十一月嵩又進兵擊張寶於下曲陽斬之於是黃巾悉破其餘州所誅一郡數千人十二月金城人邊章韓約反

後漢紀卷二十四

後漢紀卷二十五

晉　袁宏　撰

孝靈皇帝紀下

中平二年春二月丁卯故太尉劉寬薨贈車騎將軍謚曰昭烈侯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博通群書稍遷東海南陽太守遇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有罪以蒲鞭鞭之示恥辱而已其善政歸之於下有不善輒自剋責庶民愛敬之好與諸生論議行縣使三老學生自

隨到亭傳輒復講論教化流行不嚴而治嘗有客遣奴酤酒久而不還及其還也客不堪之駡詈曰畜産寛須史遣人視之曰此人也駡言畜産恐其自殺夫人欲試寛一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一盂寛手未得持放羮衣上婢急收羮寛言徐徐羮爛汝手其寛裕如此内外稱為長者上深悼之

袁宏曰在溢則激處平則恬水之性也急之則擾緩之則静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無衝激之患

善治人者雖不為盜終歸刻薄矣以民心為治者下雖
不時整終歸敦厚矣老子曰古之為道者不以明民將
以愚之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羌胡冦三輔車騎將軍
皇甫嵩征之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延及北
闕嘉德殿和歡殿本志曰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
書珍寶之所藏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天
戒若曰刑濫賞溢何以舊典為故焚其秘府也收天下
田畆十歲以治宮室州縣送材及石貴戚縁賤買入已

官皆先經貴戚然後得中宫室連年不成天下騷擾起為盜賊司徒袁隗久病罷三月廷尉崔烈為司徒邊章韓約寇三輔中郎將董卓副皇甫嵩討之於是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詔問本意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云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憤激奮勵未失臣節也不顧計之當與不當耳季布猶廷斥曰噲可斬前朝是之今涼州天下之衝要國家之

蕃衛也堯舜時禹貢載之殷周之世列為侯伯高祖平
海内使酈商别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
斷匈奴之右臂今牧御者失理使一州叛逆天下騷動
陛下不安寢食烈為宰相不念思所以緝之之策乃欲
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左袵之虜得此地為患數
世今以勁士堅甲利兵姦雄因之為亂此社稷之深憂
也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都薄矣若烈不知
憂之是極蔽也知而欲棄是不忠也二者擇而處之烈

必有之遂從樊議亦不罪烈由是朝廷益重燮每公卿
鈌議輒歸燮夏五月太尉鄧盛久病罷太僕張延為太
尉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
秋七月車騎將軍皇甫嵩征邊章韓約無功免八月司
空張温為車騎將軍討章約九月特進臨晉侯楊賜受
司空冬十月司空楊賜薨策曰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
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昔朕初載受道帷幄
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既昭於内弼亮之勤亦

著于外雖受茅土未答厥勲括人既没将誰諮度朕甚悼焉令使左中郎将郭儀持節追贈特進司空驃騎将軍印綬謚曰文烈侯賜字子獻篤志於學閑居教授不應州郡之命辟梁冀府非其好也因謝病去舉高第稍遷越騎校尉光禄大夫靈帝初與劉寛張濟侍講于華德殿初張角等誑耀百姓天下惑之襁負至者數十萬人賜時居司徒謂劉陶曰聞張角等黨輩熾盛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驚動醜類遂成反亂今欲切勅

刺史二千石採別流民咸遣護送各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乃誅其渠帥可不勞衆而定何如陶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賜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宫閲故事得賜所上奏及講時注籍乃感悟遂下詔曰大司馬楊賜敦德允元忠愛恭懿親以尚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釁未彰賜陳便宜欲緩誅夷令德既光嘉謀怛然詩不云乎無德不報無言不讎故褒城君孔霸故太尉黄瓊侍講先帝並宜

受茅土之封賜上言曰臣前與故太尉劉寬司徒張濟並被侍講俱受三事張角謀亂又共陳便宜而獨蒙師傳之澤茅土之祚而寬濟不蒙雲雨之潤乞減賜戸以封寬濟上雖不聽嘉其至誠乃封寬為遂鄉侯濟子根為蔡陽侯賜子彪忠厚有孝行復慕其家業光祿勳許相為司空十一月張溫董卓擊章約破之約走金城是歲於後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閉司農金錢繒帛積之於中又還河間置田業起第觀上本侯家居貧即位常

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故為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家錢至數千萬由是中官專朝奢僭無度各起第宅擬制宮室上嘗登永安樂候臺黃門常侍惡其登高望見居處樓殿乃使左右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自是之後遂不敢復登臺榭

三年春二月太尉張延久病罷庚戌大赦天下三月車騎將軍張溫為太尉夏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詔公卿舉直言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滎陽盜賊起三月河南尹何苗擊破之以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夏狄道人王國反自黃巾之後盜賊羣起殺刺史二千石者往往而是夏四月太尉張温以寇賊未平罷司徒崔烈爲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祿勳丁宮爲司空秋九月大長秋趙忠爲車騎將軍執金吾甄舉爲太僕因謂忠曰傅南容有古人之節前在軍有功不封天下失望今將軍當其任宜進賢理枉以副衆望忠納其言遣弟

延齎書致殷勤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無功而求私賞哉遂不答其書忠愈恨燮然憚其高明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冬十月零陵盜賊冦長沙太守孫堅討破之封堅為烏程侯十一月太尉崔烈久病罷大司農曹嵩為太尉是歲漁陽人張純反初發幽州烏桓以討涼州故中山相張純請將之不聽使涿令公孫瓚純忿不得將因說故太山太守張舉曰烏桓數被徵

發死亡畧盡今不堪命皆願作亂國家作事如此漢祚衰亡之徵天下反覆率豎子故若英雄起則莫能禦吾今欲率烏桓奉子為君何如舉曰漢祚終訖故當有代之者吾安可以若是純曰王者網漏鹿走則智多者得之子勿憂也遂共率烏桓作亂故人喜悅歸純日十餘萬

五年春正月丁酉大赦天下太尉曹嵩罷二月有星孛於紫宮三月少府樊陵為太尉夏五月涼州刺史耿鄙

擊王國敗績初鄙合六郡兵將欲討國漢陽太守傅燮諫之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化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教之民越大隴之危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同心其鋒難當也萬一内變悔何及也不若息軍養德明賞罰以教民戰賊得寛容必為我怯羣惡争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離隟之賊其功可立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危敗之禍不為使君取也鄙不從臨陣前鋒果敗鄙為别駕所害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

時北胡騎數千在城外皆叩頭流涕欲令燮棄郡歸鄉里燮子幹進曰國家昏亂賢人斥逐大人以正不容於朝今天下以叛兵不足以守鄉里羌胡被大人恩者欲令棄郡而歸願大人計之徐歸鄉里率賢士大夫子弟而輔之言未終燮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之不食周粟而死仲尼以為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不及伯夷吾行何之乎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事已可知矣先起者上有

霸王之業下成伊吕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奐按劒叱之曰若非國家剖符之臣邪求利焉逃其難且諸侯死社稷者正也遂麾左右出戰臨陣而死上甚悼惜之策謚曰壯節侯奐字南容北地靈州人身長八尺嚴恪有志操威容性剛直履正不為權貴改節六月丙寅風大起折木太尉樊陵策罷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秋八月置西園三軍及典軍助軍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

尉屯騎校尉鮑洪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

初黄巾起上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故親任之使為

元帥典護諸將大將軍已下皆令屬焉九月司徒許相

策免司空丁宫為司徒光禄勳劉弘為司空特進董卓

為驃騎將軍已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

揉學道浸微處士荀爽陳紀鄭玄韓融李楷耽道樂古

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為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

不至融字元長頴川人博學不為章句皆究通其義屢

徵聘皆不起晩乃拜河南尹歴鴻臚太僕卿年七十餘

弟兄同居閨庭怡怡至於沒齒也楷字公超河南人以

至孝稱棲遲山澤學無不貫徵聘皆不就除平陵令視

事三日復棄官隱居學者隨之所在城市華陰南土遂

有公超市頻煩策命就拜光禄大夫固疾不起乃命河

南弘農致玄纁束帛欲必致之楷終不屈

袁宏曰布衣韋帶白首不仕者有矣結髮纓冠老而不

退者有矣此二途者古今之所同也久而安之故無中

立之地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往而不反則能執意入而不出失之遠矣古之為士將以兼政可則進不可則止量分受官分極則身退矣故於仕與不仕之間有止足焉不仕則枯槁矣遂仕則負累矣若仕能止者在於可否之間不同心乎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內名士以為已佐鄭玄稱疾不到州郡迫脅不得已玄幅巾詣進進設几杖之禮一宿而退莫知其所初申屠蟠隱於梁碭之間免於黨人之

禍亦為進所辟逾年不至進恨之欲脅以威刑使同郡黄忠與蟠書曰大將軍幕府初開辟海内並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爰中郎貽暢殷勤至於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有愧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

憲令潁川荀爽與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
羇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
放聲絶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髪狂歌
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
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
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是
以假飛書以諭左右蟠不答其書亦無懼色蟠字子龍
陳留外黄人同縣大女侯玉為父報讎殺夫之從母兄

姑怒執玉送吏時縣令梁配將斷其獄蟠年十五自精
舍詣縣奏記曰伏聞大女侯玉為父報讎獄鞠以法不
勝感悼已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
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內無同生之謀外
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手刃莫大之讎當時聞之
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美其
美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阻惆悵悲歎
蟠以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

子若其在昔尚當旌閭表墓以顯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以義於是縣令具以狀聞得減死一等蟠學無常師博覽無不通初在太學濟陰王子居病困臨卒託蟠致喪蟠即自負其尸遂致濟陰道遇司隸從事嘉蟠志義愍其負重為封過所傳蟠不受投地而去舉有司公車徵諸所聘禮皆不就董卓初徵天下賢儁皆起家登宰相蟠得徵書時人皆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居無何而王室大亂蟠年七十餘以壽終十月甲子上觀耀兵於平

樂觀先是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流血兩宮或説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以示四方進以為然乃言於上大發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天子親擐甲胄臨軍三匝既罷以兵屬大將軍進初漢陽太守蓋勲著績西州知耿鄙之必敗也自免歸家於是徵為武都太守詔大將軍何進上軍校尉蹇碩為勲祖道京師榮之未至武都徵為討虜校尉上問勲曰天下何以反勲對曰幸臣子弟擾之使然時碩子弟尤甚天子顧而問碩碩

不能對帝又謂勲曰吾以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以餌戰士何如勲曰臣聞昔者先王耀德而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陣於近不足以昭果毅秪足以瀆威武耳帝曰善恨見卿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與劉虞袁紹等並典禁軍勲謂虞紹曰吾見上上甚聰明但壅於左右耳勇力誅嬖幸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邪虞紹亦有宿謀因共相結未發而司隷校尉張温舉勲為京兆尹帝方倚勲欲親近之而碩等心憚並勸

帝從温議遂拜京兆尹小黄門髙望皇子愛之辯臣也因碩屬望子於勲欲以為孝廉勲不肯或謂勲曰皇子副主也望其保也碩帝之寵臣也三怨成府豈可救也勲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雖死可悔乎是時王國衆十餘萬三輔震動勲自請發兵萬人分屯三輔每有密事帝呼詔問勲勲雖身在外甚見信重乃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數加賞賜十二月左將軍皇甫嵩前將軍董卓屯右扶風討王國

六年春正月王國攻陳倉董卓將救之謂皇甫嵩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復何疑哉嵩曰不然善用兵者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上兵伐謀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故速戰為下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在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陳倉雖小城守備固非九地之陷也國兵雖攻我所不拔非九天之勢也

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不從國圍陳倉八十餘日城中堅守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蠭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墮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使卓為殿嵩自與

國戰大破斬之由是卓恨嵩陰與嵩有隙徵卓為少府卓不肯就上書輙行前將軍事既而以卓為并州牧以兵屬皇甫嵩卓又上書請將兵之官嵩從子酈諫嵩曰本朝失政能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與卓耳今怨隙已結二人不俱存先人之言兵家所重卓被詔當放兵而諷將士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卓兇虐無親將士不附公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姦凶此桓文之舉也

嵩曰專命亦罪也不如顯奏使朝廷裁之天子以責讓卓不受詔選五千騎將自河津渡上軍校尉蹇碩惡大將軍進兵强欲進在外因而間之乃與常侍通謀說上使進征邊章韓約帝從之賜進戎車百乘虎賁斧鉞進亦知其謀請中軍校尉袁紹東發徐兖兵以稽其行三月己丑光禄劉虞為司馬領幽州牧擊張純虞使公孫瓚擊純大戰破之純客王政斬純首降封虞為襄賁侯瓚為都亭侯並鎮北邊夏四月太尉馬日磾罷丙午朔日

有蝕之丙辰帝崩於嘉德殿時蹇碩在省中欲誅大將軍何進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司馬潘隱出迎進因而逆之進馳去屯百郡邸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帝位大后臨朝大赦天下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初帝數失皇子何太后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故號為史侯王貴人生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號為董侯初大臣請立太子辯輕佻無威儀不可以為宗廟主然何后有寵大將軍進權重故久而不決帝將崩屬協於上軍校

尉蹇碩協蹠幼少在喪哀慼百官見者為之慼慟壬戌詔曰朕以眇身君主海内夙夜憂懼靡知所濟夫天地人道其用在三必須輔佐以昭其功後將軍袁隗德量寬重奕世忠恪今以隗為太傅録尚書事朕且諒闇委成羣后各率其職稱朕意焉上軍校尉蹇碩以帝輕佻不德二舅好修虚名無股肱之才懼不能安社稷也欲誅進等立渤海王與常侍趙忠宋典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威權欲與天下黨人共誅内官以碩有兵尚且沈

吟觀其旨趣必先誅碩次及諸君今欲除私讐以輔公家是時上新崩大行在前殿左右悲哀念在送終碩雖用有謀策其事未可知也忠典以碩書告大將軍進進誘諸常侍共誅碩或曰碩先帝所置所嘗倚仗不可誅中常侍郭脉與進同郡素養育進子弟遇之曰進我所成就豈有異乎可卒聽之庚午上軍校尉蹇碩下獄誅兵皆屬進中軍校尉袁紹説進曰黄門常侍秉權日久永樂太后與之通謀禍將至矣將軍宜立大計為天下

除患於是進紹謀共圖中官進厚遇紹及虎賁中郎將術因以招引天下竒士陳紀荀攸何顒等與同腹心初驃騎將軍董重與大將軍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恊重以為黨助永樂亦欲與政事何后不聽永樂后怒曰汝怙大將軍邪勑驃騎斷大將軍頭如反手耳何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奏故事蕃后不同居京師請永樂宫還故國於是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永樂后怖暴崩衆以為何后殺之紹復說進曰前竇氏之敗但坐語言

漏泄以五營兵士故也五營皆畏中官而竇后反用之兵皆叛走自取破滅今將軍既有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之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賛之時也功著名顯垂之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進言之太后太后曰中官領禁兵自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對共事乎進承太后意但欲誅其放縱者紹以中官近至尊令不廢滅後益大患初進寒賤依諸中官得貴幸內嘗感之而外

好大名復欲從紹等計久不能決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謂進曰始從南陽來依內宮以致富貴國家亦不容易深思之覆水不可收悔常在後進入復言於太后曰大將軍專欲誅左右以擅朝權太后疑焉紹聞之懼復說進曰形勢已露將軍何不早決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於是進以紹為司隸校尉王允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將兵向京師以脅太后尚書盧植以為誅中官不足外徵兵且董卓凶悍

而有精兵必不可制進不從原將數千人冠河內燒宮府及居人以誅中官為言太后猶未寤六月辛酉葬孝靈皇帝於文陵秋七月徙渤海王協為陳留王董卓到澠池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汨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乃鳴鐘鼓以如洛陽進謂諸黃門曰天下洶洶正患諸君耳今董卓欲至諸君何不各就國於是黃門各就里舍是時進謀頗泄諸黃門皆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娣也讓叩頭向子婦

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離
宮殿情懷戀戀願一復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
然後退就溝壑死且不恨讓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乃
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庚寅太白犯心星戊辰大將
軍何進白太后將決其事謀欲盡誅諸常侍選三署郎
補其處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
喪葬今忽入省此意何為竇氏意復起耶使侍者聽之
具聞進言出坐省戶下讓謂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

曹也又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泣涕救解各出家財且千萬共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門戶於卿耳今卿云何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濁穢公卿已下忠清為誰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珪讓偽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故司空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疑焉請大將軍出議之中黄門以進首與尚書曰何進謀反以伏誅進部曲將吳匡將兵在外聞進被誅欲將兵入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燒南

宮青瑣門欲以廹出珪等珪等不出持太后天子陳留王幸北宮崇德殿苗聞進死陳兵朱雀闕下進苗素不相友善進死匡恐為苗所害乃言曰大將軍欲誅諸常侍車騎不欲令大將軍死車騎在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大將軍復讐也進遇吏兵素有恩皆涕泣曰願致死匡乃啑血為誓引兵攻苗戰於闕下兵破斬苗首於是司隷校尉袁紹斬偽司隷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勒兵捕諸中官無少長皆誅之死者二千餘人引

兵入宮珪等迫急復將天子陳留王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是時宮中亂百官無從者惟河南部掾閔貢將十餘人從會尚書盧植至按劒責珪珪等涕泣謝罪又追兵至珪等白上曰臣等死天下大亂矣乃自投於河辛未帝還宮公卿百姓迎於道并州牧董卓適至聞帝在外單騎迎於北芒上卓與帝言不能對與陳留王言及禍亂之事卓以王賢有廢立之意是日幸崇德殿大赦天下得六璽失傳國璽武猛都尉丁原將河内救何

氏拜執金吾何進兄弟既死其部曲無所屬皆歸卓卓使原部曲司馬呂布盡并其衆京師兵權惟卓為盛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募兵亦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强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初至疲勞襲之可擒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六月雨至於九月乃止卓諷有司以久雨免司徒丁宫司空劉弘卓代為司徒假節鉞虎賁癸酉卓謂司隸校尉袁紹曰人主宜立賢明天下豈有常每念靈帝使人憤毒今當立董侯不

知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今上未有不善害於天下若明公違禮任意廢嫡立庶四海恐不從明公議也卓叱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橫刀長揖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既出遂奔冀州卓以廢帝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九月甲戌卓大會羣臣於崇德殿卓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治也今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公卿已下皆惶恐

不敢對盧植對曰按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宫又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條是以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欲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内大儒天下之望也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卓乃止是日卓脅太后與羣臣廢帝為弘農王讀策太后流涕羣臣莫敢言丁宫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善之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心請稱萬歲太傅袁隗解帝璽綬立陳留王

為皇帝年九歲太后遷於永安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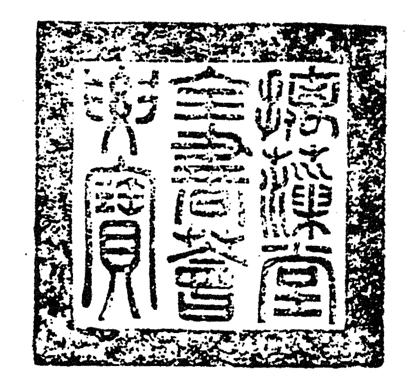
袁宏曰丁宮可謂非人矣以爲雖遇伊尹之事猶將涕泣而從之而況陵虐其君而助讃其惡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當其至者在君親之難若身首之相衛也其不至者猶有兒女之愛焉無情於斯者不得豫夫人倫矣盧植稱病而退從近關出卓遣人殺之不及隱於上谷數年後疾卒植字子幹涿人也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玄友善所學不守章

句皆研精其旨身長八尺二寸剛毅多大節常喟然有
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言論切直不好文辭飲酒至一
石而不亂融妃后家絲竹歌舞者不絶於前植侍坐數
年目未嘗一眄融以是尤敬異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
不應州郡之命建寧中徵為博士補九江廬江太守為
政務在清淨弘大體而已病去官徵拜議郎與蔡邕楊
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紀植將終勑其子斂具單衣葬
以土穴其子從之丙子太后何氏崩董卓殺之也乙酉

司空董卓為太尉丙申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豫州牧黃琬為司徒冬十一月乙巳葬靈思何皇后白波賊寇河東十月太尉董卓為相國爵卓母為池陽君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勲荀爽為司空卓雖無道而外以禮賢為名黃琬荀爽之舉從民望也又任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以尚書韓馥為冀州侍中劉岱為兖州陳留孔胄為豫州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初卓將

兵東也京兆尹蓋勳曰貪人敗類京師其必有變乃爲之備及卓廢帝勳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人猶寒心足下小醜何以堪之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甚憚之時皇甫嵩尚三萬餘人在扶風勳乃密語嵩欲討卓卓亦深忌勳使人安諭之因徵勳爲議郎

後漢紀卷二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騰錄監生臣程蓮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後漢紀卷二十六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一

初平元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天下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曰夫廢立事大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

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以紹為渤海太守癸丑卓殺弘農王卓使郎中令王儒進酖於王曰服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爾不肯强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宮人飲藥王自歌曰天道易兮運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往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為帝王兮命夭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悼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坐者皆悲王謂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勢不為吏民妻矣自愛從

此與卿辭遂飲藥而死帝聞之降坐盡哀是時冀州刺史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渤海太守袁紹東海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河南太守王匡濟北相鮑信後將軍袁術議郎曹操等並興義兵將以誅卓衆各數萬人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操行奮武將軍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誅卓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卓以堅為破虜將軍冀其和弭堅討卓逾壯進屯陽人卓大怒遣胡軫呂布擊堅戰于建平堅大

破之卓以山東兵盛欲徙都關中召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漢中興東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二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遷都長安百官無敢應者司徒楊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諭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變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存光武受命更都洛陽此其宜也方今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宗廟宫殿棄先帝園陵百

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蝗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
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耶關東
黃巾作亂所在賊起長安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
取材木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帝故陶作甎處
一朝一夕可辦宮室官府盍何足言百姓小人何足與
議若有前却以我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失色太
尉黃琬曰此大事楊公語得無可思乎司空荀爽曰相
國豈樂遷都耶今山東兵起非可一日禁也而關西尚

靜故當遷之以圖秦漢之勢也堅爭不止禍必有所歸吾不為也卓使有司奏免二公二月丁亥太尉黃琬司徒楊彪策罷初卓用伍瓊周毖之議選天下名士馥等既出皆舉兵圖卓卓以瓊毖賣己心怒之及議西遷瓊毖固諫卓大怒曰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二君計不敢違天下心諸君到官舉兵相圖卓何相負遂斬瓊毖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因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為受罪卓不勝當時之忿既殺瓊毖旋亦悔之故表

彪琬爲光祿大夫卓以河南尹朱儁爲太僕以爲己副儁不肯受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有司曰召見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至重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其所急臣之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有司不能屈於是朝之大臣及尚書郎華歆等皆稱焉由是止不副卓卓愈恨之懼必爲卓所

陷乃奔荆州光禄勲趙謙為太僕王允為司徒守尚書令丁亥天子遷都長安卓留屯洛陽盡焚宫室徙民長安壬辰白虹貫日三月己巳車駕至長安遭赤眉之亂宫室焚盡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就都焉戊午卓殺太傅袁隗及其三子是時袁紹屯河内陳留太守張邈兖州刺史劉岱東郡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南陽豫州刺史韓馥大會酸棗將盟諸州郡吏相推讓莫有肯先者廣陵功曹臧洪升壇操血曰

漢室不幸王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喬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致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誅暴亂今衆已合諸君何疑後使董卓

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尊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為患今焚燒宮室刼遷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其引軍西戰於滎陽操兵大敗是時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卓務及諸將西行不為民人保障始濟河黄巾已入其境青州殷實軍強和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霄出覩其政賞罰潰亂州遂蕭條悉為邱墟頃之和病卒袁

紹使藏洪領青州撫和民衆盜賊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夏四月以大司馬劉虞為太傅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却災邪有益聖躬詔曰聞王者當修德爾不聞孔子制孝經有此而却邪者也允固奏請曰立學深厚此聖人秘奥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日王允與王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宫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袁宏曰神實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王者崇德殷薦
以為饗天地可謂至矣若夫六隱之事非聖人之道也
匹夫且猶不可而況帝王之命乎五月司空荀爽
字慈明朗陵令淑之子也年十二太尉杜喬師焉舉孝
廉賢良黨事禁錮隱於海上又南匿漢濱黨事解辟命
交至有道博士徵皆不就獻帝初董卓薦爽為平原相
未到官徵為光祿勲至府三日遷司空當是之時忠正
者慷慨而懷道者深嘿爽既解禍於董卓之朝又旬日

之間位極人臣君子以此譏之初奕兄弟八人號曰八龍奕最有儒雅稱兄子彧名重於世六月辛未光祿大夫种弗為司空卓發洛陽諸陵及大臣冢墓壞洛陽城中鍾簴鑄以為錢皆不成文更鑄五銖錢文章城郭不可把持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百萬遼東太守公孫度自號為平州牧立漢世祖廟單于羌渠既為國人所殺其子孫於扶羅應立國人立須卜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訟會靈帝崩王室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

賊寇冀州界百姓皆高壁清野抄掠少有所得欲歸國國人不受遂止河東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韓馥袁紹自稱大將軍遣使推大司馬劉虞為帝不聽復勸虞承制封拜又不聽然猶與紹連結二月丁丑相國董卓為太師夏四月卓西入關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寗輯將軍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校尉布在諸縣不可勝紀以禦山東卓將至公卿以下迎之皆謁拜下卓

不為禮卓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爾嵩曰昔與公俱為鴻鵠但今日復變為鳳皇爾卓乃大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卓旣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左中郎將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太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西還然後議之卓乃止於是卓乘金華青蓋車時人號竿摩車言逼上也卓弟旻為

左將軍兄子璜為中軍校尉宗族内外並列朝廷呼召三臺尚書以下皆詣卓府啓事然後得行築郿塢城與長安城等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行郿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横門外誘北降者三百餘人於坐中先披其舌或斬其手或鑿其眼未死偃轉杯案之間會者戰慄失匕箸卓飲食自若初卓飲衛尉張温乃使人誣温與袁術通謀笞殺之刑罰殘酷愛憎相害寃死者數千人百姓嗷嗷道路歎息孫

堅自陽人入洛陽修復諸陵引軍還魯陽卓謂長史劉
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敢諸將軍
慎之堅昔西征其計策略與人同無故從諸袁兒終亦
死爾艾曰堅用兵不如李傕郭汜堅前與羌戰於美陽
殆死無能為卓曰堅時將烏合兵且戰有利鈍卿今論
關東大勢爾亦終無所至但殺二袁兒則天下自服矣
建武初立宗廟於洛陽元帝之於光武父之屬也故光
武上繼元帝又立親廟於洛陽祭祀而已不加名號光

武崩以中興之主更為起廟上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為禰故雖非宗不毁也後遂為常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更衣者帝王入廟之便殿也孝章不敢違命以更衣有小别上尊號曰顯宗章帝崩遺詔如先帝故事和帝上尊號曰肅宗後帝遵承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别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崩鄧太后以尚嬰孩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殺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祖

宗之奏以建武以來無毀者遂因陵號恭宗順帝崩上
尊號曰孝宗沖質帝皆年少早崩依殤帝故事桓帝崩
上尊號曰威宗靈帝崩而天下亂故未議祖宗之事於
是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
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
於七昭穆不定宗廟迭毀孝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
大夫貢禹始建斯議罷紬典禮孝文帝孝武帝孝宣帝
皆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初孝昭尊宗孝武廟稱世宗中

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宣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慎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者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蒸蒸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已下政事多釁權稱臣下嗣帝殷勤各欲尊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正夏侯之議故遂僭濫無有防限今聖朝遵復古禮以

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第
九故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因循亦不敢毀元帝
今於廟九世非宗親盡宜毀比惠昭成哀平帝五年而
再殷祭孝安孝桓孝昭孝和孝靈在穆四時常陳孝和
以下穆宗恭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
宗不可参並之義從之
袁宏曰光武之繫元帝可謂正矣夫君臣父子名教之
本也然則名教之作何為者也蓋準天地之性求之自

然之理擬議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辯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是以高下莫尚於天地故貴賤擬斯以辯物尊卑莫大於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無窮之道父子不易之體夫以無窮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亂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違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倫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體者也末學庸淺不達名教之本牽於事用以惑自然之性見君

臣同於父子謂兄弟可以相傳為體謂友于齊於昭穆違自然之本滅自然之性豈不哀哉夫天地靈長不能無否泰之變父子自然不能無夭絕之異故父子相承正順之至也兄弟相及變異之極也變則求之於正異則本之於順故雖經百世而高卑之位常崇涉變通而昭穆之序不亂由斯而觀則君臣父子之道焉可忘哉

董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隷校尉誰可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則不可假以雄職

也乃以勲為越騎校尉卓又畏其司戎復出為頴川太守頃之徵還京都公卿見卓皆拜謁勲獨長揖與卓爭論旁人皆失色而勲意氣自若初河南尹朱儁數為卓陳軍事卓曰我為將百戰百勝卿勿妄説且汙我刀鋸勲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明公猶未及武丁也卓謝曰戲之爾勲强直而内懼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慙無以報先帝勿受賻贈卓心雖憾勲然外示寛厚表賜東園秘器送之如禮勲字元固燉煌廣

至人舉孝廉為漢陽長史素與武都蘇正和有隙及正和為州從事劾武威太守倚權貴恣行貪橫涼州刺史梁鵠懼其貴戚欲殺正和以自解以訪勳勳或勸勳曰因此報仇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危非仁也忠仁棄之人將不食我餘乃諫鵠曰夫䌛食鷹鸇欲其鷙也鷙而烹之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而求見勳勳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黃巾之起故武威太守黃儁被徵失期鵠欲奏誅儁勳為言得免儁以

黄金二千斤與勲勲謂儁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凉州刺史左昌因軍法斷盜數千萬勲諫不聽乃怒勲使屯河陽欲因軍法罪之而勲數有戰功詔書勞勉焉邊章之反圍昌逼急昌以檄召勲勲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曽常疑不肯應檄勲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鉞今之從事豈重於監軍哉常懼乃從勲至冀親責數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得自分明今我罪已

重不可復降也皆泣涕而去會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并兵救育至孤磐為羌所破勳被三創前陣多死勳使人書木表曰使國家尸我於此羌滇吾素為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清賢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以馬與勳勳曰我欲死不去也衆曰金城購君羊萬頭馬千匹欲與君為一勳咄咄曰我死不知也羌遂因勳勳辭氣不撓羌不敢害送還郡於是以勳為漢

陽太守民飢相食勲調穀廩之諸富室或匿不肯出勲曰吾知罪矣乃自出家穀以率之郡中聞之不督而送冀倉者二千餘斛賴勲之得存者千餘人六月丙戌京師地震卓問蔡邕邕對曰地震陰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乘金華皂蓋車秋七月司空种弗以地震策免癸卯光禄勲淳于嘉為司空董卓既入關袁紹還軍延津使潁川荀諶説冀州刺史韓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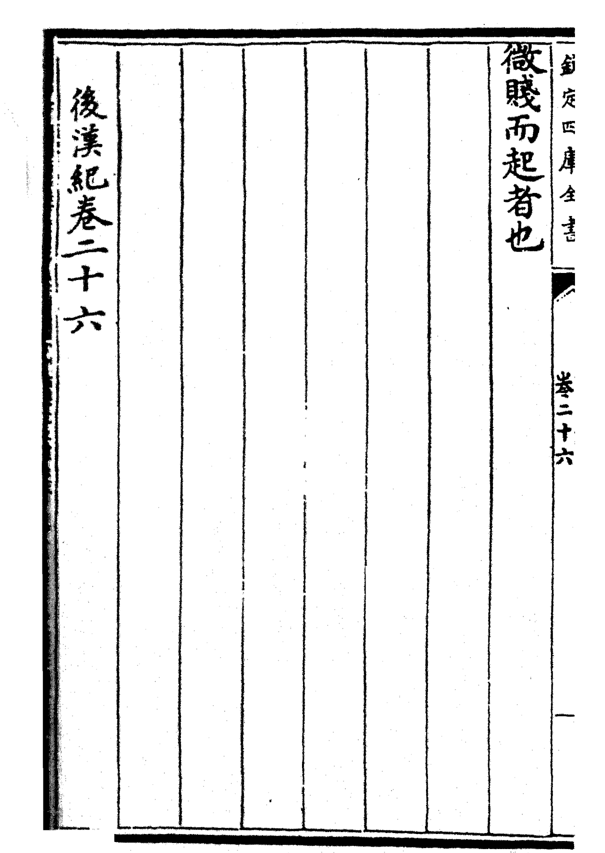
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柰何諶曰公孫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也且已同盟當今為將軍計者莫若舉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友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别駕閔純治中李歴騎都尉沮

授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冀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乃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旣有冀州辟授為别駕從事紹謂授曰今賊臣作變朝廷遷移孤歴世受寵欲竭命致死以復漢室然桓公非夷吾不能成覇越王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君戮力同心共安社稷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

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憤發卓雖凶暴弗能加兵昔相
如叱秦晏嬰哭莊方之將軍曷足以喻單騎出奔則卓
懐怖懼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
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黄巾散亂黑山跋扈舉軍東
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廻師北首則劉
虞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順從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
地收英雄之用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
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爭鋒誰敢禦之比及數

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孤之本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表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初頴川人荀彧字文若舉孝廉為亢父令見天下將亂棄官歸家謂父老曰頴川四戰之地天下今有變常為兵衝密雖有固適可避小寇不足以捍大難宜亟去鄉里人多懷土不能從也韓馥遣騎迎馬會袁紹襲冀州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任彧知紹不能有成也遂去紹歸曹操操見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司

馬時董卓兵强山東震恐或説操曰董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操善之丙寅太尉趙謙久病策罷辛酉太常馬日磾為太尉公孫瓚以劉備為平原相十二月録從入關者功封侯賜爵各有差司徒王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戸固讓不受尚書僕射士孫瑞説允曰天子裂土班爵所以庸勲也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厲高節愚竊不安也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戸是歲長沙武陵人有死者經月復活占曰至陰為陽下民為上將有自



徼賤而起者也

後漢紀卷二十六